

时代的闪光



陕西人民出版社

时代的闪光

报告文学集

和 谷 张 敏 王宗仁



陕西人民出版社

时代的闪光

报告文学集

和谷 张敏 王宗仁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² 1/32 印张3.5 字数66,1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1—55,000

统一书号: 10094·461 定价: 0.27元

目 录

红烛..... 和 谷 (1)

生命的价值..... 王宗仁 张 敏 (37)

啊，青春..... 张 敏 (70)



红 烛

——罗健夫纪事

和 谷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闻一多

序

熄灭了。在他生命的烟火，闪动了最后一下之后。

且看当今人类世界，平均每六秒钟就要吞噬一个生命的癌症之死神，正向他得意地狞笑。

他是那么坦然，静静地卧在了医院的一片纯净的雪白色里。窗户上，映照着夏日玫瑰色的早霞。

低分化恶性淋巴瘤，这癌症中最凶残的恶魔，诡秘地潜伏在他的肌体里，已有两年之久。以至巡遍他的周身，在胸腔里占据了比心脏还大的领地，使他的胸骨已经酥脆易碎了。显然，这与积劳成疾大有关系。

这是按照他的囑愿，在遗体做了病理解剖之后，人们才完全明白的。

明白什么呢？是属于物质的肉体，还是精神，那生命的内涵？

时代的巨匠，也操持的是一把解剖刀，默默地为他镌刻人生的墓志铭。在“罗健夫”的字样下，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那内在的精神世界，便豁然敞开，象一簇通红通红的烛焰。

人啊，看看吧！看看这位中年工程师的心室，那一簇奉献给生活的透亮的烛焰。那么，他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癌症患者，用超乎凡人的毅力，扑击过死神的绑架了。

上 篇

他是在下班后许久了，才最后一个离开车间，踏上厂区这条霜叶飘落的小道，朝家里走去的。

绛紫色的骊山峪口，吹来深秋的晚风，呜呜地响，抚弄着他散乱的头发。

他已疲惫不堪了。一个趔趄，猛地感到胸部有些不适。他习惯地用手按去，隐隐的疼痛使得他皱了皱眉头。

这样的情形，近日来不时地出现着。可他却满不在乎。他不知道，这是已经在他的胸腔里隐埋一年以上的癌魔，开始骚动了。

他是全然不觉察这个可怕而奇怪的信号。很快，他的思维系统，又回到胳膊窝挟着的图纸上，归于■型图形发生器控制系统的控制之下。

那些繁杂的图案，微米级的线条，密度达每平方毫米几千个之多的晶体管，却象新美的画图，奇妙的音符，梦一样的童话世界，又一次斑驳纷纭地闪现在他大脑的荧光屏上。

这使他常常为之欣慰，感到了生活的充实和美丽。而更多的，则是苦苦的探求，似乎是跋涉于荆棘丛生的山野里，品尝一种事业的艰窘与困顿。在远处的地平线上，便是芳草与鲜花的天地，希望的晨晖正在频频招手。

图形发生器，牵引着他的思维系统，已经有十年如痴如恋的时光了。在那明明灭灭、密密麻麻、千头万绪的图案

上，他寻找什么呢？

可以追溯得远一些，更远一些。

不是吗，他少年时代就做过这样的梦。

似乎，发生器上曲回的线条变成回到童年去的小径。那是贫民聚居的街巷，湖南湘乡县城一间租住的茅屋，母亲是种菜喂猪的穷妇人。三岁上，他蜷曲在母亲怀里，与热土伤别，去寻找旧军队里的父亲。而后，在战火烽烟与血泊号啕的困境里，他长到了九岁，没有机会读过一天书。童话般的童年，便遗落在了泾渭流域的原野上，以及蜀黔等地的山水间，象一缕缕纷乱的线头，怎么也理它不清，更焊接不到一起。

以后，他辗转了六个地方，断断续续地读了些古书。继而，剑侠鬼怪故事、历史小说，传记文学和仙道侠途，使他沉迷，结果以“成绩特劣”的通知书而被学校开除。他厌恶那个社会，仰慕那神话中啸傲山林的隐士风骨和义侠豪气。一日，他打好行李，准备逃往峨眉山练剑成仙。母亲发现后，哭着要赶这不肖之子出门。他却抱住了母亲的腿，哭着让母亲打他：“打吧，妈妈！您就打死我这不争气的儿子吧！”他实在是没有勇气出走了。个人的前途，依然没有冲破迷惘的包围。

新中国诞生了。他望着晴天里刺痛了眼睛的阳光，走进了崭新的学校。读青年修养，读中国历史课本上的“劳动创造了人类”，读几何，读物理。因家境贫困不堪，他是享受

着人民助学金读完中学的。那年他十五岁，便加入了共青团，开始认识了人生的路。由于那些痛心的记忆而忌了文学和习武，竟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敬慕学者的见识，专攻理工，学业也很是出色。他仍极富幻想，幻想着去叩科学迷宫的大门，为报答拯救了他青春的可爱的新中国。他想将来一定要当一个工程师，让新的生命为建设事业发热发光。

一个人对职业的抉择，有着社会性的限制。偏偏遇上了抗美援朝，他且压下工程师的梦幻，服从需要，应征入伍了。莫非他天生就是从武的命？也好，到朝鲜战场上当一名英雄！

他心目中的英雄已不是当年独闯天下的侠客了，而是他最为佩服的、与自己同龄入团并参军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他将“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那一段名言，视为自己的立身之本。

可是，身临的战场，却是武汉后勤干校，学成本会计。英雄的梦幻并没有因此而泯灭，仍在阿拉伯数字与算盘珠儿的枪林弹雨中翩然奋飞。闲暇，他又一边翻起几何和物理书籍，悄悄探步于科学的宫墙外。

他的人生，虽然并没有铺满鲜花的大路，但机会并没有亏待他，使他在理想的远途中找到了自己。在后勤干校时，他读到的第一本马列主义教科书是列宁的《共青团的任务》，“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们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话，他记住了。于是，他选择了献身科学的苦旅。毕业后，

他来到大西北的山丹军马场。尽管他喜欢立马天边，或策鞭纵横于马群之间，听草原的夜声，观晴空的流霞，采鲜丽的花草，但更多的是乐于将自己关在帐篷里，在属于自己安排的时间内，让思想跨上快马，驰骋在知识的草原上。两年之间，他潜心地自修完了全部高中的课程。一九五六年，他踏入了古老的高等学府，成为西北大学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的一名大学生。

但科学的迷宫，不过是刚刚闯入。一部新的童话才翻过了扉页。按理说，他可以用良好的条件和充足的时间学习了，可他却学得更苦。他担任班干部，社会工作很多，常常三更眠，五更起，攻读专业知识，靠在核物理学的世界里攫取无价的瑰宝。这使他有了扎实的基础理论，善于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他所迷恋的物理学研究领域。他认为，那些即使不承认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在科学上真正做出了成绩，就不能不是在自己的研究中自发地倾向于唯物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辩证法的。他又一次的醒悟了，搞科学的人不能没有政治信仰。

他奋力追求着自己的崇高信仰，矢志不移。经受了特殊的两年时间的考验，在二十五岁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未能实现他到延安去搞科研的夙愿，被留校做了助教。那是六十年代初的困难年月，他却始终充满了乐观精神和旺盛的斗志去学习、工作、生活。他同周围同志谈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总说：“党的工作有缺点，而我们自己尽了什么力？”

尔后，被调往西北计算技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从事电子稳压器的设计安装与调试工作。参加微电子研究所的筹建之后，在武斗的枪声中，他每天用近二十个小时的时间，投入研制超声压焊机的会战。这是他唯一的用武之地。

当时，是一九六八年，一个怎样的年月呵！

此刻，他又疑心地按了按胸口。同样是一阵隐痛。胳膊窝夹着的图纸卷差点掉在地上，他夹紧了，又朝前走去。

童年好武的幻想，留给他的只是长跑与冷水浴的习惯。而少年时代所叩问的自然科学的迷宫，终是吸引并沉浸着他，从虎虎生气的青年来到了皱纹纵横的中年时代。

十年前，他就与图形发生器的这些纷乱的丝缕结了缘分。它是一种用计算机控制，制作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掩模版的复杂设备。这种掩模版，是一种高精度的底版，分辨率要求很高。过去用人工放大几百倍画图、刻版、照相、初缩、精缩成1:1，须用周期半年到一年。图形发生器研制出来，只需要给计算机输入图形对角两点的坐标，按程序曝光形成图形，几小时后就可以制好初缩掩模版。

让他由原来学核物理专业改行半导体制版设备，无疑又多了一层纷乱与复杂。这需要尽快的掌握电子线路、机械制造、半导体应用的专业知识，以及调试计算机的熟练技术。何况，那又是个纷乱而复杂的年份。

他出于一种填补中国电子工业一项空白的主人精神，接受了研制图形发生器的任务，并担任这个课题组组长。谁料

开始工作不久，有人抽走了搞计算机的技术员干了别的。他的申辩，不但未能奏效，反而落了个“臭老九翘尾巴”的罪状和“独立王国国王”的绰号，一时大字报、漫画、批判会都来了。他是够冤屈的了，却检讨自己：“我是个党员，为什么没有在调走一位同志后担起双份工作的责任呢？我有错啊！”随后，向妻子找来了180计算机的有关技术资料，默默地钻研起来。

这项设备，属于国外的禁运产品，国内无图纸资料，更无样机。在他看来，这也是不难的。他是恢复了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生活习惯，挤时间攻关了。继而，他常常连续三天、五天、七天，一头扎进了工作室。

他干设备装调，也同大伙儿一起维修、焊接、印制版贴图布线。测试磁芯，他同几个同志用了整整十四个日日夜夜，一个一个地测试出来了。外径只有0.8毫米的十万多个磁芯，是从五六十万中筛选出来的。平时，他吃的冷馍咸菜，面条拌酱油。困极了，他吸一支烟，呷一口酒提提神儿（其实谁也不知道他抽屉里有酒瓶子的）。地上铺一块塑料板，合衣躺一会儿就行了。组里就他一个共产党员，不带头吃苦行吗？同志们都感叹他的劲头：“真是个铁人！”

这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呢？他同周围的同志真是生活在了有苦恼有快乐的电子世界之中。

是一个囚居的斗室，又是一个五彩闹的天地。当他在每个晨昏，站在庭院里活动着身子，欣赏骊山日出与晚照时，感到生活是多么好！他似乎要跨了身边这青色的骏马飞驰而

去。听陇海线上长啸的列车穿过夜的渭河平原，闻厂区外农舍里雄鸡啼唱着黎明，他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便更活跃了起来。这骊山下，不是有女娲补天的古老的传说吗？他也在补中国电子工业的一块空白着的天。

这块天，补起来了，用一台花费了两年功夫雕琢的Ⅰ型图形发生器。时值一九七二年。

三年之后，Ⅱ型图形发生器也研制成功了。为提高机器性能，他对计算机指令系统作了改进，主机有四个步进马达。从单机串联运行提高到双电机并行，又增加到四电机并行。在国内，最先做出了4K动态随机存储器中间版。

在做套版时，正逢地震，他没想到逃生和妻室儿女的安危，想到的仍是创造，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灯火通宵的工作室。

Ⅱ型图形发生器的使用，促进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机的研制，使研究所里能够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了77—1型微处理机的全部大规模电路的掩模中间版，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

如果说他少年时代做过当一位工程师的梦，可今天当这个称号赋之于他时，他却愈来愈感到了紧迫的责任感，而绝不是某种荣耀，更不是借以猎取某种待遇和享受的资本了。

他走出了厂门。夜风中，听得小桥下源自骊山深处的溪流，在低声响动着。象谁在吟唱一支奇婉的歌，妆饰了这座

神秘莫测的工厂。

他折过弯，往灯火点点的家属区走去。下了一道长坡，经过了好几栋楼房，家快到了。靠东头楼上，边角的那个熟悉而亲切的窗口，灯光亮亮的，常是这样等待着它的主人。

前几年，公司盖了这几栋宿舍楼。按他的条件，是可以分到离上班地点近的一套好房子。他却要了较偏远的这套一间半的房子。大伙儿感觉诧异，他却笑笑地说：“比原来十三平方米的斗室好多了。倒还僻静呢。”

在这个一间半的天地里，谈不上有多么富足和充满诗情画意的家庭生活。他们两口每月工资总共一百三十元，两个孩子尚小，并要月月负担他插队的妻妹的生活费，还经常给家里老人汇钱。弟弟不幸去世了，他还要给弟媳和小侄子每月寄上十元。自己的吃穿则很不讲究，身上这件旧毛料裤子，已经穿成破麻袋片了。冬天快到了，他又得寻出当年部队发的翻毛皮鞋和棉帽穿戴了。论调资，曾在五十年代初的山丹军马场，他因业余复习功课考大学，觉得自己工作干少了，在评薪时，则极力要求评低自己的工薪。那么这些年，他不仅没有少干，计算工作量，足可以提前迈入九十年代了。升一级，是有把握的，他硬是把调资指标让给了别人。他劝过对调资有埋怨的同志，总是说：“国家也是一个家庭，事情要搞好，需要每一个成员去努力。不体谅国家的困难，能算主人吗？”

上次去日本，他同一起工作的谢文广等同志，是以自动

绘图机学习团的名义去接受一种设备的。他们哪里有闲暇去游赏岛国的水色山光，每天为工作忙碌十八个小时以上。营养和费用，却扣得很紧很紧。日本的冬天，水果也很多，西瓜、葡萄、菠萝、柑桔应有尽有，按说可以随便吃，在生活费里报销的。可他还是那句话：“国家有困难，为了我们花的外汇不少，咱已经比在国内吃得好，不能再好了。”归国时，他们的工作使日本人也翘了大拇指的。在生活费中，还为国家节约了42%的开资，连雨伞也上缴了。

由他主持研制的中国第一台Ⅰ型图形发生器，促进了国内集成电路的发展。Ⅱ型图形发生器，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在呈报科研成果的表格上，他不让写他的名字。记得，有两位同志去参加一个全国半导体设备的超声压焊机的攻关会，忘记了几个计算公式，写信请教他。他马上托人捎去了一本笔记，是他多年呕心沥血所积累的这项设备的技术资料。

他说：“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研究者的个人。”对于名，他不感兴趣。

Ⅰ型发生器的三千元奖金，他自己应得多少呢？七元。他全部上缴组织。十多年来，他是天天加班加点的，这已成了习惯，可那些名目繁多的补贴，他一分钱也没有领取过，就连母亲去世，也没要那份补助。

他要的是信仰，是对于知识的追求。而已得的知识，他绝不据为己有。

他究竟有怎样伟大的思想境界呢？没听他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只是用行动作回答。公司里又开始晋升高级工程师的

工作。同志们劝他报考，总工程师也动员他，他说：“我的水平低，是不成的。”他不是主持研制了Ⅰ型和Ⅱ型图形发生器等新的设备吗？不是具备了较高的半导体工艺非标准设备的技术水平和较强的设计能力了吗？

“等Ⅲ型发生器搞出来再考虑吧！”他是在思忖，学然后知不足啊！

Ⅲ型图形发生器，是他在Ⅱ型的基础上改进设计的。目标的希望精度，将提高五倍左右，达到 $\pm 1\mu$ ；速度提高十倍左右，达到10M. M/sec。基本方案是用精密光栅测位和高频步进电机驱动。

一步，一步，他缓慢地抬着腿，迈着重的身躯，气喘吁吁，登上了三楼楼梯。思绪，又一次焊接上了那图案、线条、晶体管，满脑袋又是逻辑控制电路、光栅电路、电动驱动电路、氙灯电路、电源了。他想借有沉重节拍的脚步声，尽量使自己的思维控制在不用815—Ⅰ，而用其他计算机为主控计算机的情况下，接口设计的一些问题上来。

图形发生器的世界，多么象无限宽广和无限深邃的整个宇宙啊！在这其中，旧的在毁灭，新的在产生出来。这是多么奇妙！

已经来到家门口了，他抬起胳膊去推门，胸部又感到一阵隐痛了。

为使Ⅲ型图形发生器早日投入使用，几天后，他匆匆地去北京出差了。

时为一九八一年十月廿二日。

他隐痛的胸部，贴着几块伤湿止痛膏，他瞒着病情，远走了。病魔的袭扰，那可怕而奇怪的信号，他没有顾得上搭理。他也绝对没有想到，它竟然是带给他巨大厄运的癌症啊！

蓝色的火苗舔着砂锅底，袅袅的白色蒸气飘忽着，将中草药特有的清苦味散发在小屋的每一丝空气里。

他伏在灯下，一手按着疼痛加重的胸部，一手翻阅着Ⅲ型发生器的有关资料。忽然，他象想起了什么，捧着正阅读的资料走到墙角的火炉旁。火上煎熬的中药翻滚着，发出咕咕的响声。他用筷子搅动了几下，又坐到桌前了。在资料堆里，在图纸上，在逻辑思维的美丽的世界里，他寻觅奇花所喷放的芳芬。

这次到北京，分调Ⅲ型发生器的电控部分，任务太紧迫。工作的地点在德胜门外的一级部自动化所，晚上得回中关村来住宿，哪天夜里不是工作到很晚呢？每天早出晚归，几十里路，挤公共汽车，同志们感到很累，对他这种健康状态的人来说，更是很难吃得消的。

上班时，他是一只手操作器械，另一只手不时顶着胸部的。眼前，要因胸痛而影响工作进度了。一天，他起了个早，第一个赶到中医医院去看病。门诊上说：“查不出别的病，可能是软肋骨炎。”那就再贴贴膏药吧！膏药也是无济于事了，哪究竟是什么病呢？拍个片子查一查，一来工作离